

《那与那之间》是“70后”女作家李燕蓉的最新小说集，收录了包括《百分之三灰度》《对面镜子里的床》《那与那之间》《深白或浅色》等作品。读李燕蓉小说，常想起张爱玲，也曾暗暗比对，哪些地方相似，哪些地方不及。如果说张爱玲看世界如水中月，李燕蓉的笔下人生就是镜中花。水中之月，照见天地孤独，万事万物原本是空，所以张爱玲小说风格接近《红楼梦》，从人世最琐细处径直看到空无；镜中之花，兀自盛放，艳则艳矣，却和世事隔着一层幽凉和透彻，所以李燕蓉的小说底色更近似《局外人》，在生活边缘处向世界内心张望。二人皆富才情，能文善画，却又都不是那种从内心深处兴头头热爱俗世生活的女子。李燕蓉的文字，如她的画，色调柔婉，而线条骨感，称得上婉约其表，冷峻其里。

麦克尤恩说：“我比较喜欢一部作品有自我完善的特性，被它内在的气势和光辉所支撑着，它和这个世界很相似，却又不被它所左右。我喜欢故事，我总是在寻找那被我想象为具有不可抗拒吸引力的故事和男女之间的权力游戏……另一个使我着迷的倾向，是关于男人和女人，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畏惧和爱恋，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力游戏。”李燕蓉亦如是吧，她迷恋情感世界的拆解，却很少正面表现男欢女爱，对人生中的许多细微之处非常敏感，来自精神世界的质疑感很强烈。平淡的生活里有特别荒诞的因素，她抓住变异的瞬间和局部展开，不为着改造人生的宏念，只为了隔镜感知岁月的心跳。其文字深处因而有种令人畏惧的幽光，如深夜对镜，总能看出这世界的变形。

她喜欢不那么分明的色彩，“百分之三

在家庭教育只是为了助跑成功的当下，陈蔚文的这本亲子随笔《叠印》似乎是落伍之作，并无成功秘笈可以传授。她在后记里坦言：目前为止，这个叫乎乎的孩子只是一个心智健康、情感丰富的孩子，未见任何天才迹象。

《叠印》不教你如何培育天才儿童，也不指引你如何把孩子送入成功跑道。那是“虎妈”“狼爸”的事业。蔚文无意于此。蔚文花5年时间，记录了一个孩子柔润光洁的生命之初，记录了一个女人初为人母的惊慌与一路跌跌绊绊的成长。在快节奏的当下，在人心浮躁的今天，这一份耐心与沉浸足够珍贵。蔚文说，原来，我在自我的小格局中度着自己的生活，平，你来了，引我走得更深，更远。我曾以为我不具备的性情，因你具备了，我曾以为我到达不了的腹地，因你到达了。一个生命的到来，让一个女人的生命更加丰厚、润泽、辽远、阔达。这，也许就是成为母亲的意义。

《叠印》是一本可爱的书。一个孩子从无到有，从零岁到5岁，点点滴滴，琐琐碎碎，不外乎怀孕的惊喜与反应，各种担忧与憧憬，如何胎教，如何给孩子起名字，孩子出生时的惊慌失措，孩子出生后诸多意想不到的危险，孩子的第一次笑，第一次说，第一次摔倒，第一次奔跑，第一次伤心，第一次离别，孩子稀奇古怪的问题，孩子挑食了，孩子生病了，孩子上幼儿园了，要不要报兴趣班……这些，哪一个母亲不曾经历？蔚文用饱满感性的文字凝固孩子的顽皮可爱、天真纯粹，复活母亲惊慌失措的无助时刻、细胞膨胀欲破的幸福体验……相信每一个母亲读到《叠印》里这些文字，都会会心一笑。那些共鸣点，实在不分彼此。

蔚文不光有湿润充足的感性，还有冷静清冽的理性。《叠印》除了记录孩子与母亲零零碎碎的生长枝节，把许多闪动光芒的时刻凝固成一颗颗温润的珍珠，更难得的是，在每一个节点，蔚文都会停下来，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追

这一份谦卑的母爱

——读陈蔚文随笔《叠印》□川 妮

问，对正在面对的迷茫进行探索。停下来思考的时候，蔚文的目光是犀利的。把这般尖锐的目光投向自己，是需要勇气的。“过度母爱症”、“零食控”、“孤单”、“惩罚之道”……蔚文的纠结与思考，贯穿了孩子生长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蔚文思考的参照系，不单是身边朋友的育儿经，还有纵向与横向交织的历史、文学、哲学、心理学。如此广阔的参照系，保证了她思考的深度。相比那些温情四溢、感性如水的文字，这些凝结成冰、棱角毕现的文字更值得重视。

蔚文在后记里写道：天下没有比“父母”更顺理成章的职业，无需执业资格，免检，终身制。通常情况下，无人可罢黜。但并不因为如此，这职业就是轻快的，无需技术含量。相反，它意味着神圣职责与终身学习。

爱孩子是一种本能，给孩子怎样的爱却是靠本能无法完成的神圣职责。做一个合格母亲，不仅需要学习，需要思考，更需要一颗谦卑的心灵。父母在孩子面前已经足够高大了，面对一个柔弱的生命，发号施令太容易。蔚文选择蹲下身子，站在与孩子同样的高度，倾听他凝视他关注他。这一切，皆因蔚文一直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因为敬畏而谦卑。《叠印》是一本谦卑的书。

被潮流与焦虑裹挟的父母们，除了艳羡那些合力把孩子推入成功跑道的父母，就是急于在别人的经验里分享一星半点“可以攻玉”的制胜宝典。于是，“虎妈”流行，“狼爸”受追捧。成功的父母用强势的道理教育孩子走上更加成功的道路，失败的父母用残酷的现实逼迫孩子为自己的人生翻牌。在这些功利心十足的父母眼里，孩子不再是孩子，而是父母投资的一支长线股票。父母与孩子之间单纯浓郁的亲情爱意，像一只小小的帆船，颠簸在汹涌的现实与滔天的欲望洪流中，命悬一线，令人担忧。

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叠印》是一次难得的清理，它帮我们还原父母子女的亲情暖意，它让我们警惕亲子关系中的功利与势利色彩。

在生活边缘与精神深处徘徊

——读李燕蓉小说集《那与那之间》□张艳梅

“灰色”算是典型。这种深白或浅黑，是她一贯的小说基调，不是现实生活的逻辑，是充满了无限阐释空间的内在世界，没有过度理念化，也没有流俗化，笔触有些游移，或者淡漠。波平如镜的生活画面之下，是意识世界起起落落的暗流，充满一种难言的焦虑感。《百分之三灰度》中，主人公始终找不到自己想要的色调，电脑上的虚拟世界，眼前的现实生活，中间隔着微妙的异度空间。百分之三灰度是一种记忆，一种心情，是一种生活状态，比不染尘埃的白多了一些混沌，但是又不甘心趋向更灰暗以至黑暗。有些东西转瞬即逝如天空中那一小块灰色，马温与没有心灵感应的女友，小奈与没有面部特征的女人，虚幻而又真实。人生中真正的问题，从来不会有一页永远的解决，不过是纠缠到死的疲惫。每个人都带着陌生的表情，活在另一个我的世界，而世界另一端指认我们身份的人，同样面目模糊如一团污浊的空气，甚而隐匿并不现身。这篇小说在李燕蓉作品中颇有代表性。已知世界永远是我们的枷锁和牢狱，而理想世界即使在梦里也不过是一个幻觉，这种有关存在困境的隐喻，更近乎于抽象的哲学表达。

《大声朗读》中仍然存在两个指向，一面是现实批判，一面是精神分析。现实层面的活动策划、虚假宣传、社会伪善，表现得更像闹剧，精神病人的种种表现也颇

具黑色幽默色调，抑或简直就是反讽。最后李小小、辛田伪装成疯子，医生们都伪装成疯子，对照波澜不惊的大声朗读，从意识深渊里映照出世界整体的病态，所有看起来很正常的人其实都是精神病人。《对面镜子里的床》《那与那之间》同样写的是精神病态。徐大夫、佩佩、段敏、李操……不是单个人的，是世界整体的病态。从原有的正常生活轨道漂移出来，在非理性状态下，生活和世界不断弯曲变形，悬空虚置。《干燥》写一个女子小惠的空虚和孤独，寂寞和躁动。本雅明在谈到艺术的气息时说：感知某个景象的气息（意味着）赋予它也回望我们的能力。这篇小说中小惠的处境是本雅明关于气息一说的旁证。那种干渴的触觉很分明，却稀释在拖泥带水的生活本体中。真的是“许多时候，你会听到门的另一面有许多模糊的声音，有一天你真得破门而入了，吓倒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会发现除了黑糊糊的夜空，什么也没有，连声音也消失了，这一切不是做梦吧？可惜，没人回答你。”世界就这样分裂为两部分，置身一侧，总是想象另一侧，而世界背面，还是空茫。李燕蓉喜欢写碎裂的感觉，包括现实世界的断裂，精神世界的拆解，各种事物的破碎。写作于她，似乎就是在寻找一种并不存在的完整，是使命，也是宿命。《开始熟睡》隐含的主旨同样是精神分析，

主人公何健雄供职刑警队，喜欢研究犯罪心理，擅长精神分析。小说重点并不在于为我们呈现两个人的生存景况、情感态度和心理境遇，而是传达一种各自不在场的精神状态。真实的生活始终庸俗不堪、横模两可，偶尔还有让人崩溃的欲念。档案、记录本、何健雄的讲述、犯罪实录，彼此纠缠和对照，人生就像往返于档案馆和心理诊所的一条孤独的长路，因为失眠，连黑夜都无处逃避。男女主人公的心理阴影，暗示了精神世界的分裂和变形。小说笔法洗练干净，又充满了多义性和延展性。《深白或浅色》《飘红》在冷静的社会批判和反思里，仍然有着精神分析的向度。

李燕蓉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写作者。在她笔下，现实关怀、社会问题意识、批判视角、人性深度都不缺乏，与众不同的是，她还为我们带来了微妙的人生变形和精神世界的涉渡之舟。她写了很多小人物，在人生边缘徘徊，呈现很无奈的生存状态，没有大喜大悲，但是找不到出口，多半处于失重状态。无论向哪个方向转，都会碰壁。小说有对世事人生的耐心解析，语言细腻内藏锋芒，恍如一把精致的刻刀，笔墨温润，调子微凉，不热切，也不居高临下，始终若即若离。没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大事件，在微观世界辗转腾挪，散点透视，微距拍摄，背景拉成虚化，成像却层次丰富而立体。整体上，寂静的孤独气息萦绕，悲伤的诗意在细碎的生活表象背后，抓住了悬崖边那根青藤。世界那么笨重，生活那么沉重，精神却常常处于失重状态。有种漫漶的荒诞感，不是特别强烈，在生存隐喻层面，越过幻灭，更像一种宽容的旁观。

一粒米上见乾坤

——宗利华小说论□高方方

十多年前，宗利华凭一篇小小说《绿豆》闯入文坛，后因《越位》等一系列作品获“第二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在小小说创作领域取得不俗成绩的当口，他又转型开始了中短篇小说创作。不论是都市的声色喧嚣，还是乡土的田园牧歌、官场高层的明争暗斗，抑或市井细民的琐碎生活，他都能信手拈来、从容书写，当你刚要为其戏谑幽默的点染笔法拍手叫好时，又会错愕于其悬疑节点的精妙架设，当你惊叹于其波澜四起的情节罗织时，又往往为其凌厉刚性的语言风格吸引。他总是能独辟蹊径抛陈出新，在古与今、城与乡、庙堂与民间、婚姻与孽恋间皴染兜转，丰盈着文本式样的同时，又直指人性内里的幽暗明灭，逶迤徐来，无边延展，给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别样惊喜。

小小说是一种米粒上的艺术，因篇幅拘囿往往缺失完整的情节链条，颇多依仗写作者想象力的生发，是一种智性书写，一种一瞬一隅间的顷刻言说。可以说，宗利华有一套成熟的小说写作谋略，他十分注重情节的跳脱力道和文本内部张力的营构，笔下的人事命运往往不可预知，加之他常在叙事行进间施以戏剧性的反转和斜升，从而使得文本颇具冲撞力度。譬如《租个儿子过年》，整个文本挣脱了读者预设的模板型亲情线路，波澜处漫溢的是一种人性的感化与救赎。小小说还是时间的艺术，行文时序的兜转、时距的腾挪以及节奏的伸缩都关乎文本阅读兴味的深浅浓淡，然而这种线性流动的叙述链条要想转换成三维立体的样态，还需依赖小说故事内核是否包蕴能让其站立的硬性素质。宗利华小小说的这种硬性素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对人性细部的探问，譬如《越位》，他以都市男女间一次普通的身体出轨，道尽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恐慌和孤独。再如《野鹤》，他没有去渲染官场的勾心斗角人事纷争，却以一个失势干部退休后的生活为触发点，在徐徐平缓间显示出一份人性被权力异化的别样悲哀。还有《夸父夸父》，作者用卡片式的结连方式跨越四个时期，围绕夸父形象到底是“个人”还是“集体”这一问题，写就10年“文革”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在《皮影王》里，则以一个民间皮影艺人在不同时代节点的遭际命运，来透视传统民间文化的历史宿命，以及消费文化之于现代人精神状态的侵蚀，有着深重的怀旧吊唁意味，蕴含着挥之不去的伤感。宗利华的文字是率性而出的，尽管他在文本编织间非常讲求小说的冲撞力度和空白残缺节点的架构，也每每会深究人性细部的勾连生发，但你却丝毫不会感觉滞重僵硬。

宗利华是一个敢于挑战自我的作家。2006年以后他渐渐放缓小小说创作的步伐，开始转向中长篇小说。直到后来《天黑请闭眼》《就那么一瞬》《乌泥埙》等“婚恋”系列出现，他才真正开始摆脱转型的焦虑。

这部分作品，根子上都缠绕着一种道德失控的焦虑感，婚姻、爱情和性混乱胶在一起，暧昧迷离光影下的欲望映射出的是现代人灵魂的苍白与空虚。以《天黑请闭眼》为例，男主人公丁一进行了两次危险的婚姻越位，如果说第一次和陶小陶的越位游戏仅是赤裸裸的肉欲，还谈不上是对婚姻彻底性背叛的话，那么他和唐卡的二度越位，则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出离，可悲的是当唐卡的身体作为性资本被征用之后，却让双方的精神交流出现了阻滞，先前在两人小心翼翼维持下的所谓第四类情感的“蓝颜”也从众似的成了不洁的“杂色”，欲望化时代的柏拉图之恋终结在“天黑请闭眼”的一瞬，试图在肉体沙地上建筑精神交流的大厦的热望，也在良知和道德的双重裹挟下轰然倒塌。《就那么一瞬》中，作者的这种焦虑困顿更为强烈，一次再寻常不过的同学聚会，仅仅在一个周末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两男三女便经不住欲望的诱惑，在精神和肉体上相继出轨，数十春秋寒暑的相濡以沫，敌不过一瞬间荷尔蒙的膨胀，到底是婚姻太过脆弱，还是人性已经失去了底线？如果说在这两部小说中作者指向更多的是人性的冰冷，以及对于婚姻爱情的失望和怀疑，那么《乌泥埙》，更关注的却是人性底部的温暖，这篇小说主要涉及两个家庭，讲的是婚恋，其间却没有一个坏人，甚至没有一个有道德缺陷的人，包括看似暴烈凶狠、肇事逃逸的于大河。作者对于情感与道德、责任与良知的叩问，成了文本细部最缠绕的存在：一个男人的责任，另一个男人的良知，两个女人的放弃，一个因为爱，一个则不再爱，都因不能再继续给予。作者从平淡处起笔，却在舒缓间引领我们品解到人生存在的本相。

与此同时，在婚恋题材小说之外，宗利华还书写了一系列关于“香树街”的中篇，如《香树街》《香树街104号》《香树街10号》等，可以说“香树街”系列作为另一阵地，在一定层面上讲算得上是作者构筑的一个精神故乡，就像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苏童的《檀香刑》、贾平凹的《秦腔》一样，它凝聚着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暗含了其对世界的一种特异认知视角。如果说在“机关”系列中作者关注的是文本叙述链条的拼接和节奏氛围的营构，稍后的“婚姻”系列聚焦的是现代都市男女身体欲望宣泄后的苍凉和焦虑，那么在“香树街”这样一个作者臆想出的世界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种静观的疏离姿态。宗利华更像是一位导演，他在“一团时间”、“大块时光”里雕塑生命，那些感光的生命质素因着导演的调遣穿插，仿佛时间奔驰穿越辽远幽深的空间镜头，烙印于“香树街”这样一个向内渐次敞开的世界之中。比如《香树街》，这条街充溢摇曳着世俗的风情，是作者管窥百态人生的叙事“后窗”。一场玫瑰色的婚外恋情以暴力的杀人事件终结在香树街慵懒的日光里，人们清洗掉地上的血痕以及鱼虾的腥气，生活又再一次顺延着往昔的轨道徐徐前行，短的是爱情，长的是生命，如此而已。《香树街104号》是《香树街》故事的延续，所谓的诗意、爱情、肉体、灵魂，全都抵不过庸常琐碎的市井人生。主人公小马一心寻找的结局早已超出最初的目的，香树街上的男女究竟要如何面对这心灵深处的倒刺我们无从得知，我们知道的是人生处处充满了荒诞和错位，但看似偶合性的事由总会在不经意间凑成一个响亮的必然。宗利华依托一条小街，以日常生活的小故事来聚合生活潜隐细流，一个染着头发混迹于玩吧舞厅的少女，一个叼着香烟面色苍白的少年，一个腆着肚子手握警棍的巡街警察，一个摇着蒲扇拉东扯西的饭店老板娘，一个坐在太阳底下卖鱼的妇女……招摇过市、深居简出的、喜欢饶舌的、沉默寡言的，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而作者就立在小街的尽头，将市井生活粗疏局促的底色和底层民的悲酸苦楚连，打磨、皴染、抛光，筑成普通人的生活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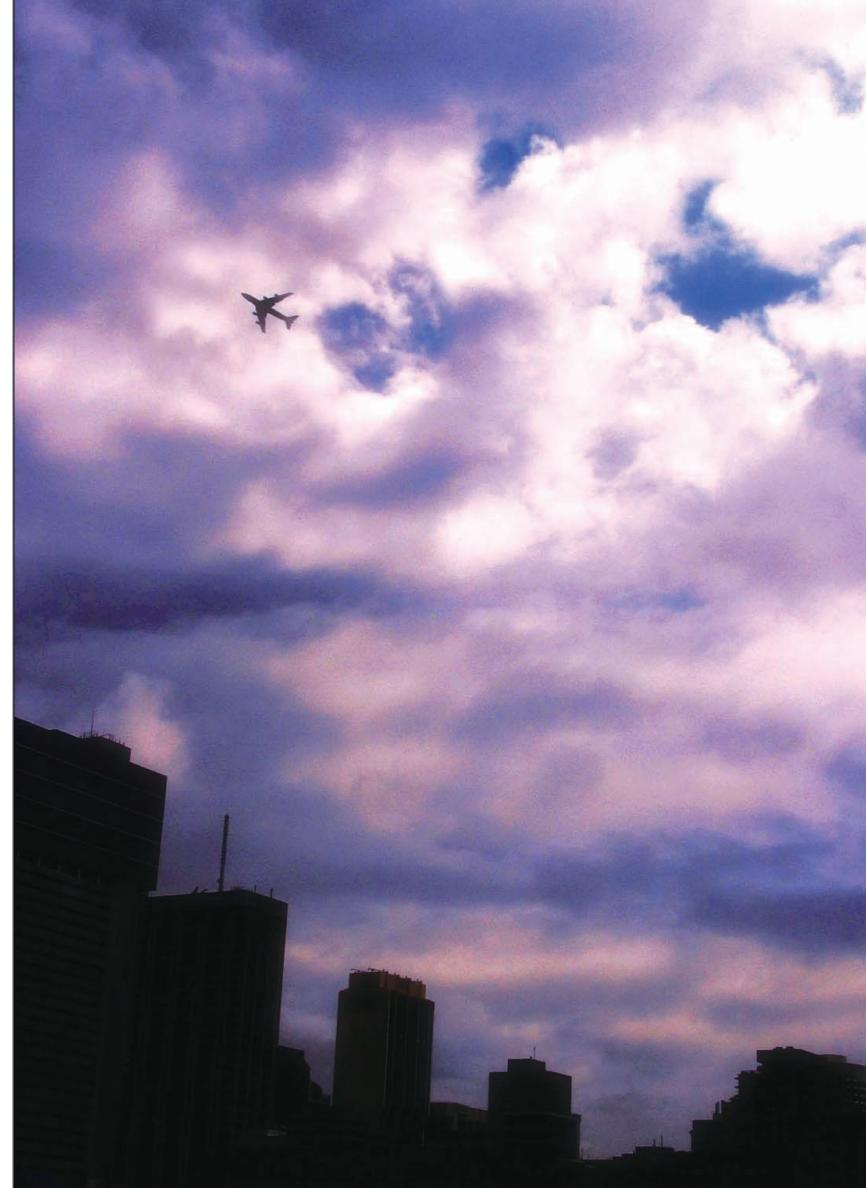
艺术的真正使命，不在于满足大众一时的好奇或娱乐目的，而在于通过它，使人认识人性本相，并通过艺术倾听超越存在的声音。在阅读宗利华作品的这段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作家这种试图“超越存在”、“坦露本相”的努力。综观宗利华的文学创作，虽然诸多流变，然而不变的是其对文字与生命的虔诚。他写都市喧嚣中婚姻情爱的无常、官场对峙间人性的凶险，也写香树街民间的烟火。他坚持剖析那些日常被遮蔽的质素，要用手中的笔给那些因主流意识的阻滞而惯于“内转”的声音以释放“外扩”的通道，而我们也在作家10年孤灯夜雨间，谛听到那些被时空拉远的乡音。

道存绵绵 用之不勤

——读赵德发长篇小说《乾道坤道》□嘉 男

一口气读完赵德发的长篇小说《乾道坤道》。我想起10年前的一次经历。那天与一拨同事去游一座以道教而显名的小山，行至半山处，小路上坐了位收费算卦的道士，瘦弱、苍白的脸，眼神游移，形象猥琐。我因面临人生抉择，便让他算了一卦，他说了些什么，我大都不记得了，难忘的是，在我付他钱的时候，他的小眼睛紧紧盯着我的钱包。此生，我只见过这一个道士，印象不爽，再也没有跑到山跑庙的兴趣，倒是待在家里看《道德经》真是享受。《乾道坤道》让我认识了一个可敬的道士石高静，他聪明、正直、善良、虔诚，修行勇猛精进，却不做自了汉，忍辱负重，一心为宏道大业奔波操劳，真有这么好的道士吗？我想有的，否则道教何以绵延几千年不绝？

其实，石高静也多次面临着抉择。第一次，他选择了修道，离开了相恋多年的女友。因为家族心脏病史，几代男人都活不过50岁，48岁的他出现在小说的开头，人在美国，一边开着道院，带一拨华人和洋人弟子修行；一边在基因研究机构工作，希望在基因图谱上揭开家族疾病的谜团。然而，师兄应高虚的到来，迫使他又面临第二次选择，为接引道徒，师兄应邀表演奇术失败，自行羽化，传与石高静道教南宗圣物龙木簪，迫他回国出家，振兴简寥观。一番思虑，在科学与宗教的较量中，石高静最后选择了回国出家，由学者成为一个彻底的道士。自此，他的处境便如六祖慧能接过五祖的衣钵一般，受到觊觎与各种考验。先是师兄卢美人，假意修行、图谋私利，勾结官僚，夺走简寥观住持职位。之后，师傅传下的木簪，被卢美人盗去，师傅留下的宝书《悟真篇》，被坤道沈嗣洁盗走，石高静自己又心脏病发，他又面临着第三次选择：要么留下，要么回国。离开很容易，人生也很舒服，可是卢美人把道观弄得乌烟瘴气，叫他痛心，缘于对大道至理的认识和修行的虔诚，为了弘扬道教，他选择了留



摄影 吴臣

作家，他的创作始终关注着现实，而借助传统文化观照现实生活，也是他早已意识到并努力实践的事了。1999年出版的《君子梦》，写的是儒教；2008年出版的《双手合十》，写的是佛教；到这本书写道教的《乾道坤道》，已完整形成一个大气恢弘的构架。这使赵德发的长篇创作，整体上有一种系统、厚重、沉稳的感觉。

《乾道坤道》应该是赵德发几部长篇里最成熟、最优秀的一部。读者读这样一本书，定会在文学的审美中获得明理的精神提升，作家写这样一本书却是艰辛的。看得出，赵德发写作前的准备非常充足，他阅读了大量的经书，遍访名观大庙和道内高人，而他自己一定也在亲身实践、修习感悟，没有这些功夫，绝对无法完成这个大工程，无法说清道教的理论精髓，也无法塑造乾道坤道上的那些远而近的人物。小说时空背景开阔、人物众多、类型多样，在作家的笔下，因缘聚散，或交锋、或背离、或亲和，演绎着风生水起、波波折折的世态图景，使整部小说丰富而饱满。书中，从科学到宗教，从国外到国内，从玄门道场到世俗社会，各色人物、世俗百态的描摹，也见出作家多年的文学实践素养和娴熟的叙事功力。

读完《乾道坤道》，重读《道德经》，感觉老子这部久远深奥的著作，忽然近了，亲切了，容易理解了。很多次，很多的场合，我见到过很多的书法作品，诸如“上善若水”、“抱朴子”、“大方无隅”、“知足者富”……现在想想，写的和看的，有多少人知道它们出自《道德经》？更重要的，有多少人仔细地体味过，亲证过那些词语的内涵？社会越发展，科学越发达，越需要道德的护持，人们才能享有生活的幸福，若男人不行乾道，女人不行坤道，人类社会的未来堪忧可虑。所以，作家通过这本书，吁请人们重视道德，节制物欲，重归自然大道，正逢其时，也满足了人们对一部作品的意义的追问。读这样一本书，对人的心灵是净化、是导引，前提是，人要有善根。